

当代奇案选

当代奇案选

(法制教育参考书)

良



《科学与人》杂志社编辑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制教育参考资料丛书
当代奇案选
良夏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科学与人》杂志社编辑发行
湖北省蒲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74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6279·10 定价1.50元

前 言

《当代奇案选》，是法律专业人学生课外读物和对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参考材料，共收集了国内外各类案件四十二个。除少数没有发表过外，其余都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除少数案例作过些文字压缩和技术处理，其它都很少改动。选编这些案例出版，只是一个尝试，希望对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能起一定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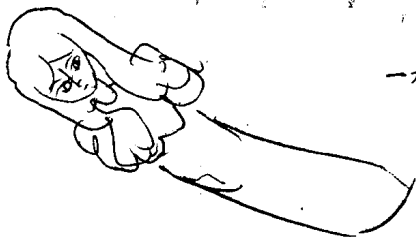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突飞猛进。但是，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与人民为敌，与社会主义政权为敌，与四化建设为敌，以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放火爆炸、走私贩毒等犯罪手段，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同这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是政治领域里、经济领域里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不管他们作案如何凶残阴险、狡诈隐蔽，始终逃不脱失败的下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书收集的案例，就是明证。

在选编这本文案例时，得到了各地公安司法部门广大干警的热情鼓励和积极协助，特向他们致以敬意和谢意。有的案例因原稿没有写作单位和作者，在收入此书时也就无法署名，特此致以歉意。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加之编辑时间仓促，资料缺乏，不当和错漏之处难免，欢迎同志们指教。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追捕“二王”纪实.....	(1)
生命的赌博.....	(33)
离奇的遭遇.....	(40)
捕鱼捞起无脚尸.....	(57)
不准泄漏的“约定”.....	(63)
女学生的遭遇.....	(69)
保存十四年的纸条.....	(76)
十天侦破“无头案”.....	(84)
十七岁少女的遗书.....	(91)
龟山上的女尸.....	(102)
精通外语的盗窃犯.....	(115)
自行车上的女尸.....	(120)
特快列车上的碎尸.....	(128)
火化前后.....	(146)
“触电死亡”真象.....	(152)
未婚妻谋杀未婚夫.....	(156)
现役军人惨杀妻.....	(163)
三角恋爱造成的命案.....	(166)
女老师被杀跳楼侦破记.....	(175)
第四十一次审讯.....	(181)
“诬陷无罪”一案调查记.....	(183)
李五姐告状.....	(195)
北京站爆炸案侦破记.....	(203)
二姚走私遭毒手二李行劫报假案.....	(209)

博物馆宝石被窃记	(214)
马王堆国宝失窃破案记	(223)
部长的司机	(237)
新洲畜牧场的蛛丝马迹	(242)
女老板落网记	(248)
百万元走私案	(252)
黄金宝盒与亿元股票	(261)
上海的重大绑架案	(267)
一个省“劳动模范”	(271)
“香港小姐”	(275)
里根总统后院的三具女尸	(278)
日本一起凶杀案内幕	(282)
苏联塔什干一起间谍凶杀案	(287)
“蓝色传信神”之谜	(292)
没有打响的一枪	(295)
纽约市的女侦探	(298)
美女蛇	(302)
王守信贪污集团破获始末	(305)

追捕“二王”纪实

放在我面前的是两张死者的照片，丑陋的面孔，隐隐露出几丝凶残，僵直的尸体，还可看出灭亡前进行过一番困兽犹斗的挣扎。两个死者是谁呢？他们就是恶贯满盈的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玠和王宗玮，被人们称为“二王”的王氏兄弟！

据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广昌山林中击毙“二王”现场的目击者介绍说，还没断气的王宗玮、王宗玠裹着脏得变了颜色的湿衬衣，赤着两只被毛竹戳烂了的脚，脸颊削瘦而污黑，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显明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玠的体重约摸只剩下七、八十斤了，狼狈不堪，如两条丧家之犬！

然而，曾几何时，兄弟二人是那般的凶狠、那般的疯狂、那般的狡猾。对这两个亡命之徒，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议论和臆说。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什么“二王”是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干警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顶着巨大的压力，顽强地在挫折中挺进，终于围捕、击毙了这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笔者为较完整地向读者报告追捕“二王”的战斗历程，从坐落在北京长安街的公安部大楼里的追捕“二王”指挥部起始，沿着“二王”在几个省内的活动路线追踪，最后来到击毙“二王”的山坳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将真实情景撰写成文，力图让真实的生活画面向读者展示它的善与恶，美与丑。

让我们先从“二王”在沈阳作案那一天说起。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在沈阳，中午的时候，一些耐不住性子的人就放起了鞭炮。人们伴随着这清脆、火爆的喜庆响声，也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时，有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解放军某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着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医院正在放电影，院里很清静。给养助理员吴永春没去看电影，发现了这两个人很可疑，就向政治处主任周化民报告了情况。

周化民立即与吴永春一起去找这两个可疑的人。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大个子青年，吴永春认出这就是刚才那个可疑的人；但他把黄上衣换成了蓝上衣，这就更令人生疑了。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已经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把他带进了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盘问他说：

“你在医院遛遛干嘛？”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大个子吞吞吐吐地回答：“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了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又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吴永春惦记着寻找那个失踪的小个子，他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透过车窗，视线可以扫

尽大院的三面。他静静地坐在车座上，睁大两只警惕的眼睛，等待猎物进入他的视野。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工作人员，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个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来，并且一个劲儿地左探右望。吴永春警惕起来，骤然明白：骑车人正是那个小个子，只不过换了一件上衣！吴永春从车里蹦出来，冲上前，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的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抓你！”吴永春瞪着眼睛说，“老实说，你是哪儿的？”

小个子象被大钳子夹住似的，想挣也挣不脱。

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起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吵吵嚷嚷声，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趁这混乱的工夫，大个子溜到了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了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询问在继续……

住院处人多起来了。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都来了。刘教导员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提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了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散落在桌面上。刘福山示意搜身，而小个子则突然象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风，“哎哟”一声，直愣愣地向前倒了下去。

象对小个子喊叫的回应，“砰砰”，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几声震耳的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们猛地惊呆了！卢文成抢步闯出住院处，想探个究竟，一出门，正遇见大个子手拿“五四”手枪……枪声又响了，卢文成被击倒。

刘教导员喊道：“是坏人行凶，赶快对付！说着，他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

一旁。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这时大个猛地推门进来，首先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开枪，孙维金同志倒下了。隐蔽在房门后的教导员目睹战友被害，怒不可遏，用铁架子向大个子砸去。还没等铁架子砸落下来，大个子发现了他，斜侧身子向刘教导员开了枪。两人近在咫尺，刘教导员中弹，倒在血泊中。

在这极其危急的形势下，吴永春和毕继兵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自己隐蔽在他身后。由于小个在前边挡着，大个子不便射击。平日幽默、乐观的新参军不久的毕继兵，趁机撤出身子，返身寻找拼斗的武器。这时，大个子朝他连射几枪……罪恶的凶犯，夺走了可爱的青年战士的生命。最后就剩下吴永春一人了。他当时只怀有一线希望：敌人的子弹总会打完的，那时拼尽全身力气，生擒凶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他紧紧地抱住小个子，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向大个子靠近。大个子端着枪，绕着圈，紧张地寻找着开枪的时机；吴永春绕着圈儿，冷静地与敌人周旋。空气如死了一般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吴永春猛地靠近大个子，对着那个家伙的左胳膊狠狠地踢了一脚，吓得大个子一连后退几步。就在此时，由于动作猛急，吴永春暴露在歹徒的枪口下，“砰”的一枪，吴永春只觉得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仰倒在地。但是，他的神志还清醒，他听见两人站在他身边说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

“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唰唰”地搜东西的响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人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发现自己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腮，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这个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了十多年的老兵，一个赤诚忠心，一副

钢筋铁骨。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起了三起，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寂静的大楼。到了门口，他浑身颤抖，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但他不顾血流如注，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这时，时钟指针正指在下午一点的字码上。

下午一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长带着刑警、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于一点二十五分和三十五分到达现场。

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随后赶赴现场。

这天是大年三十，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省、市、区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带领数支侦破分队和技术人员已从广阔的市区汇聚到现场。

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十三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位同志被凶犯杀害了。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同志身受枪伤，在紧急抢救。

清理现场时，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这时，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审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请她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象他！”

下午三点三十分，终于确认了犯罪分子之一就是王宗玮，另一个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珩。

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堵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本应该首先大力追捕堵截，但由于按部就班的查证，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三十分钟前，“二王”已趁隙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行凶作案后，王宗坊和王宗玮仓皇逃回了家。他们的父母和王宗玮的对象李某在家。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坊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便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和妻子都是七二四厂中学的教师。作为人民教师，面临这亲人与大义矛盾，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但这一对夫妻，竟无视法律的尊严，包庇了犯罪的儿子！

王家在香港、美国都有亲属，也有过书信来往。王宗玮准备南逃越海，取出了写有香港和美国通讯地址的信件，把它们视为护身符一样揣了起来。王家林很明白儿子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不但不劝止，反而拿出一块手表给王宗玮，帮助两个儿子逃避法网。尤为甚者，当公安人员在王宗坊、王宗玮离家后赶到王家时，这两名家庭长者，竟然隐瞒两个儿子犯罪后曾回过家的事实，故意拖延时间，掩护儿子潜逃。在别人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在第二日低头默认。当然，以身试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王家林因包庇犯罪的儿子，已被人民法院判处七年徒刑。

二

“二王”作案后潜逃的信息，立即传到了公安部。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所在地。指挥全国公安部门与刑事犯罪分子做斗争的中枢单位——刑侦局，就设在公安部内一座大楼内。

值班室里的灯火通宵明亮，桌上的几台电话机不时地响起铃声。当辽宁省公安厅报告了“二王”案件的情况后，公安部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迅速将二犯的照片和有关情况电传过来。先进的电子仪器瞬息将需要的材料传送到了值班室。当天，公安部就发出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坊和王宗玮。从此，有关王氏兄弟的一切可疑行踪，无不在这简朴的值班室里备案。值班室与全国各地的公安系统，保持着近在咫尺般的密切联系，随时把部领导对追捕工作的指挥意见传达下去。

二月十四日，值班室的电话已响过无数次的了，但是没有发现“二王”行踪的消息。

二月十五日夜，从铁路公安部门得到了重要情报。

当晚九点钟左右，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四十七次列车运行到湖南省境内。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行，旅客们都已经疲乏了，有的打盹，有的沉沉睡去。乘务员们趁这安静的时候，在明亮的灯光下，检查旅客们在货架上的行李、包裹，严防春节期间有人携带危险物品。

检查工作在二号车厢里进行。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硬器，形状象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一起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的一名细瘦的大个子旅客，一直紧张地盯着乘警的动作。当枪被搜出时，他答道：“是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请出示持枪证。”

大个子一时答对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慢慢地站起来，后背靠着窗框，同时对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唤道：“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睡得稀里糊涂，睁眼一看，见乘警和乘务员围在眼前，心里不禁一阵恐慌，傻瞪着一双眼睛，愣了神儿！乘警和乘务员发觉情况异常，便逼近了小个子。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大个子对乘警射击了，子弹把乘警打伤。霎时间，车厢里一阵混乱。

那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得逞了。小个子乘机拿过被搜出的手枪，溜出车厢，夺门欲逃，但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但还是无济于事。列车飞速行驶着，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枪响后，在慌乱中，有人误拉了紧急制动闸，立时，车轮迸闪着火星减慢了行速，这下子给了凶犯以逃跑之机！二犯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了下去。跳车的地点是位于衡阳市以南四十里的西里坪。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二犯的逃踪。

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十五分钟，搜查中获得二犯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上面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在车厢内还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的染血玻璃片，上面有二犯在砸车窗时弄破了手指留下的血迹。经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血迹进行技术检验，认定这两个歹徒就是“二王”。这样，就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当即作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布置力量堵截。为防止“二王”扒车逃跑，铁道部公安局下令严密检查每一辆列车。

衡阳，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南三百华里的地方，悠悠湘江横贯市区，气候宜人，水土肥沃，历来有鱼米之乡的誉称。

“二王”的跳车地点，距离衡阳市四十华里。当时，天上下雨地下滑，两名罪犯掉头回跑，潜入了衡阳市。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衡阳冶金机械厂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工地值班员赵炎霖为他们打开房门。门一推开，他们不禁一愣！只见两个男青年正坐在室内地上的门板上吃东西。

赵炎霖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两个人站了起来。小个子堆出一副笑容，说：“对不起，

我们刚下车，在这儿休息一下。”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刚开完厂保卫处传达“二王”逃窜的消息，再一听这二人的沈阳口音，立刻警觉起来。只见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钉有铜纽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容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一些食品。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更使伍国英生疑！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观察发现，原来他们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注意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裤兜里露出了手枪把！于是断定这是一对凶恶的逃窜犯，伍国英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了房间，然后悄声告诉爱人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她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后来证明就是“二王”——也急忙收拾东西下了楼。赵炎霖拦住他们，喊着：“修好门才许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就要走，这时看房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接到报告赶来，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不准走！”这位嫉恶如仇的老工人，把自行车把攥得紧紧的，王宗珩拽了几拽没拽动，把车往老伍头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他和王宗珩转身就跑。

老武头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二王”跑进一个巷子，老伍头追进巷子。王宗珩掏出手枪，回头“砰”地向老武头打了一枪。

老伍头并没有被枪声吓住，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追赶。

王宗珩见追得紧，掏出枪来又“砰砰”连开两枪。老伍头闪身躲到墙后，子弹击在墙上。

巷子尽头横着一堵高墙，挡住了“二王”的逃路，歹徒便向墙下旁侧的小巷出口逃去。不料正遇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迎面堵截，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却毫不畏惧。王宗玮凶狠地开了一枪，击中蒋光煦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夺路逃出小路口，来到了大街上。这时正是上午十点十五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行人拥挤，致使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

人民群众在暴徒面前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一家，就与“二王”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正月初五，张业良和爱人李瑞玲携带女儿，到亲戚家去串门儿。十点多钟，夫妻俩各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出楼来，张业良和女儿在前，李瑞玲在后。这时，突然跑过来两个人，拐到李瑞玲跟前，两支枪口一齐对准她的胸膛，瞪大眼睛说：“把车给我，不给打死你！”

这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一时愣住了，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车子已被两个人夺去。

霎时李瑞玲明白过来了，抢车的是两名武装强盗。光天化日，竟敢持枪抢劫，歹徒也太无法无天了！李瑞玲喊叫丈夫：“业良，坏人抢车了！”边喊边追赶上去。

女儿张筱琴听见母亲的喊声，立即凭着少年纯真的爱憎和勇气，首先勇敢地向两个持枪强盗冲去，追上歹徒，双手紧紧地拽住后架。

凶狠的王宗玮“砰砰”向这个少女开了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筱琴的鞋牙子上，把筱琴震倒在地。

张业良满怀对恶魔的义愤，丢下自己的车，象一头发怒的雄狮，向二犯扑去。残忍的王宗玮，又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夺去了这位工人的生命！

李瑞玲上前抱住张业良，眼见鲜血从亲人的嘴里涌出，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没有被凶犯的暴行所吓倒，她头脑

清醒，心想，我抓不住人，也要抓到杀人凶手的物证，以便公安人员捕获归案。她当即放下爱人，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跳上正要逃跑的罪犯扑去。她盯准了王宗瑋手里的黑提包，一把拽住，与王宗瑋拼力争夺。王宗瑋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仍不退缩，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仅用右手护着头顶。恶魔王宗瑋开枪了！罪恶的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过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怀里仍紧紧抱着那只从罪犯手中夺下的黑提包，那里边装着五颗手榴弹和三十六发手枪子弹。李瑞玲用全家的鲜血，夺下了恶魔的杀人凶器，这就使以后避免了更多的牺牲。

人们呵，正义和邪恶，无辜和强盗正在搏斗，谁也不能旁观，谁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世外桃源，为求得安定和幸福更需要满腔的热血和纯净、赤诚的心啊！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冲出来了！他们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合骑一辆车逃跑的“二王”追去。王宗瑋坐在车后架上，持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了，刘重阳仍穷追不舍。他越追越勇，车也越快，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一直追了三华里，直到东风影剧院附近时，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好将歹徒的车撞翻。就在这紧迫时刻，王宗瑋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部受伤，从车上跌倒下来。随后王宗瑋载着王宗瑋拐进了一个狭窄的胡同。

报警的电话，于十点二十分打到衡阳市公安局。公安局长立即带领侦察员、法医等二十多人，火速赶赴现场。

紧接着，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也随即赶到，一边勘察现场，一边调集力量，组织追捕，命令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务将“二王”围歼于市内。